融堂四書管見

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㙊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一

宋　錢時　撰

古文孝經

先儒謂孔氏之家取先世孝經定本與尚書論語同藏屋壁遭秦滅學天下之書掃地無遺漢興河間顏芝之子出十八章是為今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時今文之學已盛反遭排詆不得列於

國立北平圖書館

學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為之傳諸儒黨同疾異信偽疑真孤學沈厭人無知者隋開皇中秘學生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炫為作稽疑一篇時人多譏笑者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爭難蠭起卒行鄭學自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為定愚觀孔安國尚書序至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之語未嘗不悵然太息使其可知則百篇之義當不止於五十有九矣此書二十二章與之同出幸且無恙而忍排

詆之乎今文與古異者雖亦無幾而辭乖義舛謬爲標目鄙淺特甚大失先聖從容問答之旨安可苟猶也本朝列聖以孝治天下篤生賢哲大道昌明獨於古文一書知所崇尚後生晚學敢不懋哉

仲尼（女夷切）閒（音閑）居曾子侍坐子曰參（所林切）先王有至德要（因妙切）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音汝下同）知之乎（仲尼孔子字也閒居燕居也曾子名參字子輿至德者德之至要道者道之要也上下縣言尊卑長幼）

夫子將語曾子以孝故先提至德要道稱賛而問之德

者得其本心之謂道者無所不通之名非德之外又有道也得此爲德行此爲道非二物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人人皆同此性皆具此道德惟無以若之而反害之是以意我藩籬血氣用事乖争陵犯相挺以逞而怨仇交作矣先王慼世非外立一法强民使從已也亦曰有至德要道以順乎天下不拂亂其所固有而已性本和也本睦也尊卑長幼本相愛悅也同然之感如響報聲民心翕從行乎大順

盎然天地間皆春風和氣矣何怨之有哉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音扶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古者席地而坐師有問避席起荅禮也不敏言遲鈍也何足以知言不明所問至德要道之旨也

此則論至德要道之在孝矣得乎本心無不是德何以曰至順此而行無不是道何以曰要蓋孩提之童知愛其親良知良能匪慮匪學未聞外此而他有所謂德者是德之本也故曰至德極至之謂也教所以闡明斯道

為風化之大原未聞有外於此而他有所謂教者是教之所由生也故曰要道樞機之謂也此二語一書之綱節節發揮無非此旨

復如字坐吾語切牛據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曾子起對故使復坐而語之體四肢也膚肌膚也毀虧壞也

此方語曾子所以為孝者如此也三復不敢毀傷一語為之感愴不顧父母遺體逞情欲鬬血氣輕生而弗之

恤者只為敢後遂無所不至凜然兢懼常懷不敢之心
則凡起居飲食交事應物隱若手提鋩刃將加乎父母
之身也安敢縱乎一髮膚之微毀傷之且不敢況敢冒
危犯險以投憲綱沈迷湛溺以自夭閼其生乎此為人
子者第一先務故曰孝之始雖然是特形體耳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非特形體之謂也本性本善本心
本良渾然天成本無虧缺保養不失毋忝所生方是立
身順此而行須臾靡懈方是行道立身行道而名或不

揚於後世猶是工夫有欠抑猶末也實孚而名揚身沒而不泯父母由我有光榮焉始了為人子者之事故曰孝之終

夫音扶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尹吉切修厥德大雅詩文王篇聿發語辭

此又申明立身之旨也夫所謂孝者始於事親而已豈但左右無違而謂之事親乎中焉事君能盡其忠即所以孝於親也然而立身上或有未慊則所謂全而歸之

者不無可議故必終於立身而後可也立身如何修德是已修德則不昧其本性之善不失其本心之良清明融怡俯仰無愧直至於此方為盡孝道焉故文王篇謂無念爾祖可乎亦聿修厥德耳

右第一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津忽切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上章已止故再書子曰以明更端親謂父母也德教

即上章所謂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刑乃刑于寡妻之刑言為之法則也天子言為天之子甫刑呂刑也呂侯之後改封於甫故因以云

慶吉慶也賴依賴也

此下五章則開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孝如此前章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豈徒為之立説區區空言以詔天下乎伊尹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邦家終于四海實德實行施由親始不可誣也故此論天子之孝申明而發揮之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是愛親之心天下人人之所同也及其長也知敬其兄是敬親之

心亦天下人人之所同也一念愛敬則凡有親者皆可愛可敬矣何者而敢惡乎何者而敢輕慢之乎古之人所以俯臨民上若赤子之保如大祭之承者非外施此於天下也即我愛親敬親之心自然有所不敢也是故愛敬之實的的盡於事親略無欠缺不滿之處則此德之教加於百姓舉凡四海是則是傚而莫不一於愛敬矣莫不一於愛敬而四海之孝皆天子之孝矣此一人有慶兆民之所以賴也愛敬不盡不祥莫大焉何慶之

有何賴之有

右第二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力智切）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不越法度溢者滿而泛溢也社社土神稷穀神諸侯有國則祭之民庶民人者有位之人書曰在知人在安民諸侯列國之君詩小雅小旻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深恐墜履冰恐陷也

魯君自謂寡人生於深宫之内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哀未嘗知勞未嘗知懼嗚呼此驕奢之病根也有國之主狃於富貴以驕奢為當然殊不知驕未有不危奢未有不溢危且溢傾敗隨至富貴非我有矣可長守乎夫子此章拳拳富貴不離其身正切人情所欲而言警動極有力非徒守富貴為身計也富貴者先君受之天子以遺其後嗣以保社稷和民人繼繼相傳而不絶者豈一己私物可取為恣情縱欲之具也天子之

命於汝而墜先君之世於汝而斬富貴不守社稷為墟謂之孝可乎分茅胙土俾有社稷其實正在和民人耳一和字其責甚重纔不和便失分任司牧之意便失代天理物之意和民人就保社稷上看保社稷就長守富貴上看長守富貴就不驕不奢上看不驕奢當就戰戰兢兢上看戰戰兢兢凜乎如深淵之臨薄冰之履安敢放逸不放逸自然恭安得驕自然儉安得奢不驕不奢不危不溢則道心無累天德內融變化云為無非大順

而民人上下莫不一於和矣此雖論諸侯之孝與君天下初無異道故周公首戒成王無逸欲知稼穡之艱難

右第三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下孟切）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下孟切下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烏路切）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詩云夙夜匪懈（佳賣切）以事一人 法服者先王所制禮服也法言者法度之言德行者

有德之行也無擇所言所行皆是一無可揀擇也三者服言行也宗廟卿大夫立三廟以奉祖先卿六卿大夫二十七大夫詩大雅烝民篇夙早懈息一人謂天子也

不敢二字人心之大閑反躬修省此其律也經曰不敢康曰不敢荒寧曰不敢自暇自逸曰不敢盤于遊田而此書亦每每嚴斯戒自古亂臣賊子造一切滔天罪狀都只就敢上做出苟敢矣復何所忌憚也哉服者身之表未有君子而小人之服者亦未有小人而君子之服者先王垂範莫不有制蓋甚嚴也一違其制即僭奢無

章矣言曰法言行曰德行先王豈外人心以為教哉不
失其本心則言無非法行無非德言而非先王之法即
無稽矣邪說誣民妄偽馳騁矣行而非先王之德即偽
行矣為比德為惡德為凶德無所不至矣於斯三者凜
然懍不敢之心自然不蹈其非是故非法則不言非道
則不行也前曰德行此言非道不行以明德與行非二
致是故之下獨舉言行而不及服蓋非法服不敢服即
止矣他無所用其力也若夫德行則於反躬修省尚多

工夫非法不言而或有可擇之言未可也直是口無擇言而至於言滿天下略無口過方盡善也非道不行而或有可擇之行未可也直是身無擇行而至於行滿天下無怨無惡方盡善也曰服曰言曰行如上所陳無一不備然後始能守其宗廟為卿大夫之孝愚端誦此章至於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未嘗不為之感嘆夫立乎人之本朝佐天子理四海一言之失一行之虧關國體之安危係民生之休戚於我乎在豈細事

也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後可也用力微懈即怠即放種種皆差

右第四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禄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詩云夙興夜寐無忝吐蕈切爾所生資取也言孝則兼愛敬長謂官之長也事其上兼言君長詩小雅小宛篇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

非謂於母但愛而不敬也母子恩勝故取其愛亦非於君但敬而不愛也君臣分嚴故取其敬若父則兼愛敬而適均此皆人道之大凡因其至情開陳之為下文作準的以示訓也為士者不專主敬而以孝親之心事君則無不忠矣以敬君之心事長則無不順矣忠順兩盡略無缺失以事其君長然後始能保爵禄而守祭祀為士之孝也此其工夫全在無忝所生上父母全而生之渾然天成至粹至美本無不敬本無不愛本無不忠本

無不順直是夙興夜寐戰戰兢兢無須臾微懈方是無忝平居暇日暗室屋漏工夫不繼有歉於心到事父事母事君事長時乃始曰是宜敬也是宜愛也是宜忠宜順也則十二時內有忝所生多矣謂之孝可乎末舉詩云最宜深玩此旨當卿大夫通看臣之事君初無異道士卑故又言事長

右第五章

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羊尚切）父母此

庶人之孝　小止而再言故又記子曰因天之道不失其耕種之時也因地之利不失其地之所宜種也謹身不敢妄作節用不敢妄費

治古之世所以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豈農夫小民皆修德學道之士也哉因天而不失其時因地而不失其利又不妄作近刑戮不妄費致凍餒是雖利用出入由之而不知至若所以因所以謹所以節則未嘗非道也如是以養其父母亦可無憾矣後世號為士者往往不屑於力農或反遊蕩曰浮侈縱而不知檢身既

汚辱家亦破亡非特無以養父母且危父母矣視庶人之所謂孝何如也

右第六章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無終始言於孝道不能有終始也患禍也

總承五章之後復言終始之義警策尤更深切如上所陳而不一一各盡其道固不可或者有始而不能有終則亦未有不及於禍者且愛敬者德教之原也德教者

治安之本也本原一失喪亂之端四海將不可保而禍及身矣豈但無以刑四海而已哉曰諸侯曰卿大夫曰士庶人莫不皆爾聖訓歷歷昭如日星即事證言合若符契末之有謂必至無幸也可不懼諸可不鑒諸

右第七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音扶）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下孟切）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因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經常也義宜也）

則法也明者
昭然顯著也

曾子聞自天子至庶人其孝如此而無終始則有禍忽發甚哉之嘆稱孝道之大夫子知其已明斯旨於是又推三才之一致而申明先王之德教如此焉夫人但知善父母為孝安知天之所謂經者即此孝乎安知地之所謂義者即此孝乎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知其為教則知其為經矣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其為教則知其

為義矣在天曰經在地曰義在民曰行一也無二致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此一是字正指天地之經而言
豈天地之經在彼而民强則之於此哉天即吾心也地即
吾心也孩提知愛不學而能即所謂經也意蔽情昏始
支始離是故不可以不則焉則之如何以此經為凖的
使不失其因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所以使之則
也始言天經地義次言天地之經後又變經言明以見
義即經經即明昭然灼然非二道也因字最宜細玩聖

人亦豈外立一教以强民哉天地之經人心所固有因其固有而道之所以順天下也今夫天明之上不曰因而曰則因地之下不曰義而曰利失其旨矣惟因故順惟順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故凡後世愈肅而愈不成愈嚴而愈不治者不順故也由外鑠我而不因其本心故也至哉因乎非聖人其孰明之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下孟切先之以敬讓而民不

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呼報切惡烏路切而民知禁詩云赫赫火白切師尹民具爾瞻先者躬行於已以率先之博愛言無所不愛也遺忘也陳見於政事導迪之使行也禮防人偽樂養人心故和睦好言所好在善惡言所惡在不善知禁知所禁忌而不敢犯也詩小雅節南山篇赫赫顯明也師尹太師尹氏也具俱也

先王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而教之可以化民如此故但先之以博愛而民自然莫遺其親但陳之以德義而民自然興行但先之以敬讓而民自然不爭但導之以禮樂而民自然和睦但示之以好惡而民自然知禁以順

天下此之謂也太師尹氏赫赫于上民且莫不於爾而觀瞻況人主天下表儀因其所固有而順導之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焉可誣也焉可强也此與首章至德要道及次章德教加於百姓相發揮正所謂天子之孝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故博愛施由親始非無差等云也無差等者墨氏之説也浮屠氏之教也韓文公便指博愛為仁大差

右第八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鰥古頑切)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享許丈切)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下孟切)四國順之(明王明德之王也遺忘也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也治國謂諸侯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治家謂

卿大夫臣家臣詩大雅抑之
篇覺悟也四國四方國也

前言德教加於百姓其旨詳矣然天子之孝又莫大於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而諸侯之孝又莫大於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卿大夫之孝又莫大於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於此特變先王而稱明王以發斯義明者本心洞然略無微蔽故其以孝治天下也公平一視略無偏黨之私焉巍巍大君下視小國之臣最易忘也而不敢遺況建邦設都為五等之諸侯者乎是以人

心感悅萬國攸同莫不懽忻愛戴乎我而我得以事其先王也諸侯之於國卿大夫之於家事先君事親遞遞皆然而其要旨只在不遺不侮不失上然此章專論明王孝治天下而併及治國治家者何也蓋天下一心風化一原明王在上而卿大夫無以得人之懽心諸侯無以得百姓之懽心則是天下之大體有虧而所謂孝治者猶未盡也直是治國者無愧於事先君治家者無愧於事親方為大同之化夫然故以之事生則親亦懽心

也自然安以之奉祭祀則鬼亦懽心也自然享普天之
下陶陶然皆春風和氣略無纖毫乖戾災害自無由生
略無纖毫違怨禍亂自無由作此明王孝治之極功也
故復總結之曰故明王之孝治天下如此此雖然徒謂之
德行而實未有覺則亦不能動人矣惟有覺之德行常
覺常明同心同感四國之所以順也有覺正謂明王

右第九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

人為貴人之行下孟切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夫音扶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嚴尊敬也郊圜丘祀天后稷名棄堯舉為農御舜曰汝后稷播時百穀封於邰為周始祖十五世至王季生文王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宗祀文王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宫居國南是陽明之地故曰明堂上帝即天非有二也以主宰言之則謂之帝耳故經言昊天上帝說者頗多曲為分别殊不觀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是嚴父配天之實證豈二也哉

曾子猶有其乎之問是猶未真知孝之為大也夫子於

是又推而言之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即性也天地萬物皆於此乎出也有天地而後萬物形於其間因指萬物曰天地之性豈天地有此性而分以授萬物哉萬物即天地也無二性也無先後之間彼此之殊也故曰明目視之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聞明此不可見聞之旨可與言性矣惟人也獨於其中稟五行之秀為萬物之美而又莫貴焉然所貴於人者以其孩提知愛知有親也人而不孝與草木無異與禽獸無異故人

之行又莫大於孝焉善事父母皆孝也然有父而後有母
易象乾坤服分齊斬固不同也而孝又莫大於嚴父尊
嚴其父至於配天則至矣故又莫大於配天焉昔之人
有行之者其周公乎非嚴父配天之事皆不周公若也
蓋其禮自周公居攝而始備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
來助祭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之謂也然
則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嚴父而上人人所同若
夫配天則天子之事舉其極盛者言之下文乃發揮嚴

父之旨而申明聖人之教所以順天下者如此也
故親生之膝（星七切）下以養（羊尚切）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
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其所因者本也（孩提之愛是親愛之心已生於在膝下之時日嚴者日長一日漸知尊嚴父母也本謂本性）
方在膝下而親愛自生及漸知養而尊嚴日至此非慮
而知也非旋學於外而能也本有之性則然也聖人灼
知此性人人所同於是因其嚴而教之敬敬則無須臾

微㣲而所謂曰嚴之心常不失矣因其親而教之愛愛則無意念微微累而所謂生於膝下之心常不替矣故夫聖人之教所以雖不肅而自成雖不嚴而自治者豈有他哉因嚴因親皆其本有之性故也

右第十章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續繼續不絕也親有君之尊故曰君親臨臨其上也

此又承上文所因者本而發之父子之道乃其天性自

然如此孩提知愛其親豈學而能慮而知哉所謂本也
凡處父子而失其道者欲念昏之情偽奪之血氣亂之
非其本性然也有能於此不使外物為心害則天性昭
昭而父子之道得矣安有不孝者哉且尊卑相承又有
君臣之義家人所謂嚴君焉者非可瀆也況父母生之
不特今日得有此身而已繼繼綿綿終古不絕其為嗣
續莫此為大而又君親之尊臨覆在上其為恩義之厚
莫此為重然則為人子者烏可以不盡孝道也夫子此

章發明父母事體最為深切觀其答期可之問止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而不他及則宰我之與曾子地步可知矣

右第十一章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下孟切斯可樂音洛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切　悖亂也容止儀容舉止象似也詩曹風鳲鳩篇淑善忒差也

此亦專言德教在愛敬其親上至稱君子而曰進退可度則是槩論凡有國有家者矣夫愛親者德也不愛其親反愛他人是謂悖德敬親者禮也不敬其親而反敬他人是謂悖禮先王德教惟曰以順天下而已今以其順則既逆之民何所取法乎世衰俗薄家人父子戚然

而相仇往往疎者反親淫朋比德反不翅若骨肉詡詡取下相媚悅以為容此曾禽犢之不若豈足多罪若方外異端之學自謂有志於道者而乃斷棄綱常離絶倫類然後方入其學不知所謂道何道也其實則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耳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凶德二字結正罪狀甚嚴然則學不本於經世斬然自立於名教之外者可不懼哉君子不然言則便須可道不可道非嘉言也行則便須可樂不可樂非善行也可道可樂言行之

準的最宜深味東平王謂為善最樂夫為善之人身心舒泰夙興夜寐無非大順是故樂莫樂於為善行身不義舉錯乖方為公論所不容為大法所不宥惴惴朝夕如坐囹圄樂乎不樂乎德義至於可尊則實孚而望隆矣作事至於可法則時措而皆合矣容止至於可觀進退至於可度則動作出處舉無一之不中節矣無斯須放逸無毫釐差失與前所謂凶德正相反矣以是而臨乎民上是以其民不特畏敬且愛慕之莫不相與則倣

而求似其所為焉無他順故也此徳教之所以能成而政令之所以行也淑人正在於善而不在於凶徳者容止進退是謂其儀

右第十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羊尚切）則致其樂（音洛）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

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居平居無事時也致極也盡也養飲食之奉樂悅其志也

亂謂凡逆亂不順之事醜同類已之等夷也兵者兵刃相加也三牲牛羊豕謂大牢也

此下數章多數明首章之旨而此章則所謂始於事親者也五箇致字當就本心上看發於本心如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然莫不中節有纖毫意念即蔽即虧即支即離安能無所不盡其至也子游固習聞致哀之語但纔說致乎哀而止便有病五者皆備是養生喪死種種略無缺失然後方謂之能事親雖然又不可不知所戒也居

人上當戒於驕驕則亡矣為人下當戒於亂亂則刑矣在等夷儕伍之中當戒於爭爭則將以兵刃相加矣此三者不去皆喪身危父母之道雖日用大牢具奉口體猶為不孝甚言三者之不可有也

右第十三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一遙切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三千即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也要者有所挾而求上君上也非者不然之

也

此承上章而極言不孝之罪如此其大也夫君者尊無二上豈可要乎而敢要之是無君矣聖人者大法之所自出豈可非乎而敢非之是無法矣孝者人子事親之實德又可非乎而敢非之是無親矣無上無法無親皆三綱五常之所為不立而人紀之所由以壞者是致大亂之道也一箇孝字纔謂之不然便是無親與無上無法同名大亂況真不孝乎此正形容不孝之罪所以莫

大者如此

右第十四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大計移切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悦敬其兄則弟悦敬其君則臣悦敬一人而千萬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則敷明要道矣首章專主於孝而此兼言孝弟禮樂併及父子兄弟君臣以廣要道之旨發揮旁通周遍普

洽無往而非孝也樂之感人最深且速感淫哇之音即邪心生感中正之音即善心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凡文為制度之節皆天則之自然居上而無禮則危居下而無禮則亂矣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夫子並舉四條乃獨於禮下申明其說見得要道在於行教而教道之行却全在禮然禮豈徒玉帛之云哉所以行吾敬也孩提知愛誰無敬父之心長而知敬誰無敬兄之心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元首在上資爾股肱誰無敬君之心蓋未有敬其父而子不悅者非特其子悅之凡為人子者皆悅矣未有敬其兄而弟不悅者非特其弟悅之凡為人弟者皆悅矣未有敬其君而臣不悅者非特其臣悅之凡為人臣者皆悅矣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同然之感應如響報聲不期而自應也是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雖所敬者寡而悅者衆夫是之謂要道也

右第十五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豈苦在切弟待禮切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家至一一皆至其家也日見逐日見其人也詩大雅泂酌篇豈弟樂易也

此則敷明至德矣首章先至德次要道推而達之也此則先要道後至德遡而求之也前章曰敬曰悅此章曰教曰敬教而敬敬而悅次第參考而所謂德之本教之

所由生其言昭昭矣夫君子之教人以孝豈一一皆至
其家日日面見而諭之哉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
父蓋未有敬其父而子不悦者與前章正相應斯感斯
化翕然大同自有不約而孚不言而喻耳教以弟教以
臣皆然此君子所以豈弟于上而民父母之無他人皆
有此至德故也君子以至德順民所以感其同然之心
而莫不一於順也苟非至德則要之於此而違於彼强
之於東而叛於西矣安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右第十六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明地察神明彰矣

丁丈切

明察皆謂曉達也長幼者言乎其家上下者言乎其國神明即天地之妙

此又承至德要道順民如此其大而極言無所不通之旨人知父母吾父母耳安知父母之即天地也何者巳之心即父母之心父母之心即天地之心凡未明所以事天地是未明所以為父母也未明所以為父母是未

明所以為巳之心也惟昔明王洞然無蔽與未明者之事父母不同其事父孝而事天者便明通天於父也其事母孝而事地者便察通地於母也一家之長幼順若上若下便自然治通國於家也夫事父母而至於天地明察則神明之妙昭然灼然變化無方不離日用矣是豈高深幽遠在吾心之外也哉神而曰明以表非隱昏者自蔽覺者自知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

廟至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親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天子祀明堂釋奠先老有尊也食三老五更有先也

上節大旨在通乎天地故結語他皆略之惟曰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此節大旨在通乎鬼神故結語他皆略之惟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觀書者先明乎此而後聖訓可通也先儒謂天子至尊繼世居長宜若無所施其孝弟者而必有所尊以言其有父焉必有所先以言其有兄焉致敬宗廟事死如生無須臾而忘其親又恐身不

修行不謹將傾將覆以辱其所自出而不敢不勉焉此皆事親實用力之地也夫事親而致敬於宗廟豈徒犧牲粢盛區區禮文之末哉敬則此心清明周旋俯仰無非妙用而鬼神之德昭昭矣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至極也詩大雅文王有聲篇思念也

此乃總結上文兩節之旨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堯舜與人同四海同也萬古同也天地同也鬼

神同也此道本同而有不通者孝弟未至也苟至矣即通於神明矣豈惟神明吾本心之光含覆無外而且無所不通矣是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而翕然大同無一念慮之不我服者服其所同然故也此章極論孝弟之至無所不通而首以明王為言明即至矣至即通矣嗚呼旨哉愚嘗因是觀曾子書有居處不莊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菑及於身敢不敬乎又曰仁者

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
也禮者履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
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天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
於天地行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
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
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然則曾子服行師訓其庶矣乎雖
然食息居處動靜語嘿無一時之非孝無一刻之非孝
何置何行何塞何衡之可言也恐記者誤

右第十七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丁丈切）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下孟切）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長官之長也理者有倫而不亂內謂閨門之內也）

此則所謂立身揚名而與第五章士之孝相表裏也前言明王此言君子前言君道此言臣道明王與君子固不侔而君子之事則又大非常人比矣常人之孝未必便可移於君常人之弟未必便可移於長常人之居家

理未必便可移於官無他不明故也君子之心通達無蔽孝親即忠君弟兄即順長理家即治官惟無所不通是以無所不可移非真知此道本一無二將見觸事牆面東室而西礙矣如之何其可移哉惟可移方是行之成處方是變通不窮經世有用之學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自然不泯謂之行成於內則雖窮居約處不見其用而名固未嘗不立也雖不用猶用也夫子荅奚不為政之問正是此旨

右第十八章

子曰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具禮言治國平天下之禮皆具也徒役皂牧也

此正發明上章所以可移者如此具禮二字最宜深玩古先聖王立大經明大法所以維持三綱五常於不壞者禮而已矣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有生之不如無生也志曰人而無禮則近於禽獸言人紀散亂世道陵遲尊卑長幼混然與蠢蠢羽毛而爭食者無以異也

唐明皇時誣詆古文謬謂閨門一章鄙俗不可行嗚呼豈唐之君臣所能知哉嚴父之禮即可移於君者嚴兄之禮即可移於長者妻子臣妾之禮猶百姓徒役然即所謂可移於官者

右第十九章

曾子曰若夫音扶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音余下同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昔者天子有爭音諍下同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

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力智切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安親謂生則親安之閒命謂此數者已聞夫子之教從父命謂一於順從也爭謂諫止其失也

曾子苟通慈愛恭敬安親揚名之旨則無此問矣夫子重提是何言與而責其言之不通所以警策之也自古人主未有無道而不亡者此言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非謂果以無道而不失也蓋有人焉正救之則過惡不形

端萌遂窒一反其無道而為有道之事斯其所以不失耳乃若繩愆糾謬左右無人拒諫飾非剛愎自用則喪無日矣雖無道三字所以甚言諫諍之不可無也雖無道而且不失苟未至無道而忠讜日聞則其為益何如哉有國有家莫不皆然以至爭友爭子皆人道所斷斷不可缺者友不爭而使令名之不保固友之罪也子不爭而使陷身於不義非父自陷子實陷之是奚可也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焉於虔切得為孝乎

觀此書所告有曰以孝事君則忠曰事父孝則忠可移於君所謂忠者豈逢迎苟狥之謂乎知逢迎苟狥之非忠則知逢迎苟狥之非孝矣曾子至此乃復以從父之令為問則不惟不通於孝是固未通於忠也夫子責其言之不通而於章末特與君父並言最為明切

右第二十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補過補君之過也烝民詩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將助也匡正也詩小雅隰桑篇心乎者一心乎愛也遐遠也謂猶言也

復承上章專明人臣忠君之義以形容為人子者不當一於從令也君子之事上進侍左右則思盡已之忠退而家居常思補君之過若夫美德固宜奉承至於惡行而亦奉承可乎隨即正救而止絶之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通此上下之所以交而志通也此所以能相親者

也苟心知其非謬以為是阿諛順旨逢君於昏則賊矣豈相親之道也哉為人子者深味能相親之言將順正救並行而不悖庶乎其可矣雖然非中心親愛念念不忘不能爾也故援詩以證之他日曾子答單居離之問曰父母若行中道則從若不行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出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正合夫子斯訓

右第二十一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於豈切)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音洛)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之棺(音官)槨(音郭)衣衾而舉之陳其簠(音甫)簋(音軌)而哀戚之擗(婢亦切)踊(音勇)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喪親居親之喪也偯哭餘聲容容儀也文文華也美好
也旨美也周尸為棺周棺為槨衣斂衣衾被也舉謂舉
尸而斂之也陳設也圓曰簠方曰簋皆黍稷器古以竹
為之後世易之以木擗以手擊胷踊足躍于地送送葬
也卜鑽龜而卜其凶吉也宅墓穴兆墓域也厝置也春
秋包四時而言生民之本言民之生其本端在孝也
喪則致其哀嘗提其綱矣然送終一節猶未詳也末章
發之號痛氣竭自然不偯情緒荒迷自然無容觸事生
哀自然不文方毀瘠華服自然不安方在疚聞樂自然
不樂方茹苦美味自然不甘此哀戚之情發於本心有
不知其然而然者宰我以期喪為可已子曰食夫稻衣

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罪之深矣禮親始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三日而食是乃教民無以死者之故而傷其生雖甚毀瘠亦不至太过以滅其性也本性本中是謂天則太過失性之正傷生以身言滅性以理言此聖人之政體制如此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一月而禫又一月而吉喪不過乎三年者又所以示民之居喪有終焉棺槨以下敘送終節奏

之詳舉而斂斂而奠奠已而有祖有遣而送之以葬葬而虞虞而祔終喪而四時有祭夫人之生尊卑長少羣居乎天地之間與禽獸異者孝於父母而已生而不孝猶無生也是孝者生民之本也生事愛敬如前所陳死事哀戚如此所叙則生民之本庶乎其盡矣養生喪死之義庶乎其備矣養生喪死兩無遺憾而孝子事親之禮庶乎其能終矣

右第二十二章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二

宋　錢時　撰

大學

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及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至十有五始入大學此書所述是已篇首總提獨斷斷斷曰在明明德曰在新民曰在止於至善辭專旨確截然斬然以明外此無他道也自學校廢教法

不明而學非其學異端邪說橫流奔放盡壞人心無所不至所幸遺經僅傳尚可存考而支離傳註又從而蝕之豈不甚可歎哉學者首明所先者何在所格者何物而不謬其所止焉則大學之道庶乎其得矣

大(如字)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先儒作新)民在止於至善

明明德者自昭明德之明也本心本明本無所蔽物欲秉之其明始昏大學之道所以去其蔽而明之也新民者咸與維新之新也同有此心同有此理染於習俗遂

至淪汚大學之道所以去其舊而新之也雖然曰明曰新必有用力之地矣故又曰在止於至善善非外鑠也我固有之也不容於偽不參於思先天地而固存亘古今而莫變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而已謂之至善豈欺我哉行不著習不察是以放而不知求於此而得所止焉則所謂明德如水不波自然而明非止之外別有所謂明也所謂新民如物去垢自然而新非止之外別有所謂新也統而論之則三箇在字提

一書之綱析而言之則一箇止字又三者之要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慮卽思也

此一節是論止於至善工夫止則至矣然不知後安所用其力哉是故必貴於知止也知後方有端的處故曰有定定者不可轉移搖奪之謂定後方能靜不定而求靜不能也非定而又有靜也靜是定之至處靜後方能安不靜而求安不能也非靜而又有安也安是靜之熟

處曰定曰靜曰安一節深一節此正指學者用工切實之旨豈浮文虛論尋流逐末者所可知哉洪範思曰睿孔子亦云不思則罔然未至於安斷亦不能思也意念昏擾憧憧往來捷出橫生展轉只是意念猶之風濤帖息海靜淵澄思則得之於是乎在直至此地始曰能得得即得其所知者所謂至善也昔焉知之方知此物今焉得之是得此物非知是一物得又是一物也自知後多少工夫到得處或者微有所見方是知止之初便謂

事了安能究竟亦固有天資粹美種種省力與常人不同者要之學者且當以斯訓為的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一節論至善是本始處自吾心而達之萬物皆物也但有本末耳自從事吾心而及於萬事皆事也但有終始耳曰末曰終尚在所後本始之地安可外求知本始之在所先則端緒不謬而知止工夫庶乎可進矣故曰近道或者不知所先務方逐逐乎事物之末用力愈勞

去道愈遠此絶學之所以不明也可勝歎哉然此特指初學者用力之地而言本末無二理也始終無二致也一以貫之非彼非此何本何末何始何終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平聲後倣此）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致者至之也格正也明辨之謂也物指固有之物即志所謂有物混成是也）

此一節推原本始之在所先曰明明德於天下曰治國

曰齊家曰修身曰正心曰誠意曰致知從博至約一節深一節凡六箇先字至於格物最先最先此所謂本始之地也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格物者明善之謂也所以致其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是物也混成無虧範圍無外是謂太極是之謂一至精至粹至明至靈至大至中而謂之至善者也先知先覺正在乎是非外物也非尋流逐末模擬揣量事事而求物物而索而後謂之格也凡蔽於意見似是而非役於聰明認邪作正

而不能究其端的者皆未可以言格也方其未知遠若天外既格之矣不離吾心如旅還家如夢自覺嗚呼至矣章首言明明德者統論大學之道在明人之明德也此言明明德於天下者專論明吾明德於天下而天下之所以平者也此外次第說並見後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去聲後做此國治而后天下平

上節是言欲如此者當知所先反而求之也此節是言能如此者斯見於用推而達之也自物格至天下平凡七箇后字本末終始之序可厚誣哉物格者此理洞然究見端的無他蹊徑無復疑似故曰知至知至則知止矣所謂真知非苟知也知之既至意自然誠知不至而曰意誠無是理也意誠然後心正矣心正然後身修矣

自此而下次第推行皆分内事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

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兩節專言治國平天下於此復論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以修身為本也從格物至正心皆修身之事壹者志壹之壹斷斷乎是無他道也以是為本乃知所先端緒不明先後倒置則所謂辭其本而薄其所厚者多矣聖人於章末斷之曰此謂知本又曰此謂知之至其曉人之意深矣

右第一章總論大學之道誠意以後下文詳矣探本

窮源正在格物二字學者於此反致疑焉以愚見觀之其說甚詳其義甚明首論知止而先之以止於至善者此也終論知本而繼之以知之至者此也首尾六節無非反覆講明此事不然則所謂本者何在所謂有定而至於能得者何物哉或曰知至固知止矣然知至之下則說意誠心正知止之下則說有定静安不亦異乎曰不異且未有意不誠而能定能静能安者實履而後知之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此之謂自慊讀為慊若劫切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音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讀為黶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步丹切故君子必誠其意毋者禁止之辭慊者行有不慊於心之慊獨者心之隱微人所不見不聞故曰獨也閒居猶言平時厭然閉藏貌廣寬裕也胖安舒也其嚴乎疑辭

格物致知在誠意之先首章經文論之詳矣故此下只說誠意以後數節事以毋自欺釋誠意可謂明切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是知後力行第一箇字然心之隱微誠不誠誰得而知直是無自欺方是實履以惡臭好色為喻言其好惡出於中心之誠然故曰自慊此二事人情所同求用力於學如此者千萬人而不一遇也是故君子必謹其獨獨非必暗室屋漏之謂雖大庭廣衆而一念之動我自知耳於此致謹正是做不自欺工

夫學者說聖說賢而心之所存曾穿窬狗彘之不若意在欺人實乃自欺雖然人亦終不可得而欺也子曰察其所安孟子曰莫良於眸子自然漏露焉可厚誣此正所謂誠於中形於外然則小人於見君子之頃而欲掩其閒居之素難哉至此復申言必謹其獨四字尤更切至十目十手而下是發明謹獨之義常人只謂心之隱微人不知不見便走作了若於此時凜乎其嚴便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如何敢欺非真到十目十手之地而後

方謂之嚴也故曰其嚴乎潤屋潤身而下是推明誠於中形於外之義富則自然潤屋德則自然潤身猶之心既廣體自胖如何可掩故君子必誠其意也一箇毋字三箇必字立詞甚嚴學者所宜深體

詩云瞻彼淇澳（詩作奥於六切）菉（詩作綠）竹猗猗（於宜切叶韻烏何切）有斐（詩作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遐版切）兮赫兮喧（詩作咺況晚切）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詩作諼況遠切）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相倫切）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衛風淇澳篇淇澳者淇水之涯也綠色也猗猗美盛之態匪者反辭此作斐文貌治骨角者切而復瑳治玉石者琢而復磨瑟矜莊貌僩威嚴貌赫赫然可觀喧宣著也諠韻書通作諼詐也道言也下文同磋者以物瑳也故曰道學磨者自磨之故曰自修恂慄敬懼也

此一節又推廣上文言誠於中者不特形於外盛德至善感於人心使之稱道而不能忘皆吾此誠之所致心之隱微可自欺乎道學自修是誠於中者恂慄威儀是形於外者猗猗有斐皆指其發見者而言

詩云於戲音嗚呼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音洛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詩周頌烈文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

此一節又推廣上文言誠之感人不特一時不能忘雖沒世之後猶有不可忘者心之隱微又可自欺乎其賢其親其樂其利前王之所為也賢之親之樂之利之後世之所以不忘也自其形於外而推之民之不能忘自民之不能忘又推之至於没世不忘所以極言誠之不

可掩如此嗚呼至哉是故君子之道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要只在謹獨

康誥曰克明德大（讀作泰）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書作俊）德皆自明也（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商書諟說文審也顧諟猶是言照管精微不差失也帝典即堯典峻大也）

此下三節乃釋篇首三句自知止至能得無非誠意工夫故曰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皆敘之此章之內最

見大意愚每讀書至此未嘗不三歎三詠曰大哉誠乎其大學之本乎殆非錯簡也天之明命即天之予我昭然而不可誣者顧諟所以明之也引用書語之下斷之曰皆自明極見得工夫由已處吾之明德豈他人所能明哉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沐浴之盤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也苟誠也作者鼓舞興起之也詩大雅文王篇周自后稷封邰世有國土而受天之命

實自文王始邦雖舊而命則新也

此就新字推廣三節盤銘之新新德也康誥之新新民也文王詩之新新天命也君子用心無所不至故曰無所不用其極只為天地間事皆吾分内事有纖毫不至便是不誠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綿詩作蠻黄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音烏緝熈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

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商頌玄鳥篇邦畿王者之都止居止也詩小雅綿蠻篇綿蠻鳥聲隅角也詩文王篇緝續也緝熈猶繼明也敬止即欽厥止

此節推明止字尤詳易曰艮止也止其所也何謂所至善之謂也不得其所而妄止焉其弊可勝言哉首章但云知止於此又發知其所止之義詞旨警策讀之令人悚然所以開悟後學者深矣前兩詩之言特大率借喻緝熈敬止方是事實上工夫此理在人本無欠闕所以冥冥妄行失其所固有者只為不知所止誠止矣在君曰

仁在臣曰敬在子曰孝在父曰慈在國人交曰信在在處處無非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無情之辭虛辭也大畏者有以戒謹恐懼之也

此章論誠意備矣於此又言不特自誠而已且能使人亦無不誠也情偽相感所以成訟非戒謹恐懼不敢自欺能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則無不誠

矣非吾意之誠何以致之故又申之曰此謂知本是本
也即首章之所謂本惟知本是以誠此此語雖在無訟之
後實總結誠意一章之旨

右第二章論誠意先儒謂此章多錯簡愚據舊文
玩味經旨自然通貫本無差舛謹發此義願與同
志者明之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弗粉切）懥（敕值切）則不得
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去聲）樂（五教切）則不得

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忿懥怒也

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發而中節未嘗不正惟夫動於血氣誘於物慾撓奪于外怵迫其中能不為之累者寡矣是故身本正也有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其本於吾心者豈不甚可畏哉有所字宜細看正是偏倚處雖然非他有術以正之也使不為心害耳為害者去則本心本自無恙古人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顛沛造次不敢須臾微懈者用力於此
而已心有所奪隨奪而馳則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
而不知其味矣欲身之修可得乎此心之所以不可不
正也故又斷之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第三章論修身在正其心自誠意而後凡五章
雖先後次第如此其實文義却是從後面節節說
來如此章所論只是說欲修身不可不正其心非
是說誠意後事也若意誠則心無不正矣安得復

有許多節次後皆準此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讀為僻下同）焉之其所賤惡（如字）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去聲）惰而辟焉故好（去聲）而知其惡惡（去聲）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音彥）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偏也諺俗語也碩即碩果不食之碩）

敖惰固非性情之正曰親愛曰賤惡曰畏敬曰哀矜皆

發於四端人之所不能無者但溺於偏私倚着一處則所謂僻也處身之道公平無我是非兼照則衆心肅服家自然齊一有偏焉人道乖矣其禍可勝言哉偏於所好輒忘其惡偏於所惡輒忘其美流俗暗淺大抵如是故曰天下鮮矣不知子之惡不知苗之碩皆所以推明辟字

右第四章論齊家在修其身却只說身之所以不修處若說身之所以修即是上章正心事矣立辭

嚴密極宜細玩且於齊家利害愈更深切上章只説心之所以不正處文意亦如此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止是自身裏事此六者是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所以不同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去聲者所以事長丁丈切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

子心誠求之雖不中(去聲)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其家不可教其教不足以行於家也教不足行於家而能教人安有是理哉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教行而人自化耳孝弟慈是教之大者雖然行於家者不特能化人也事父孝而忠可移於君事兄弟而順可移於長以至慈之足以使衆往往同此一理譬如保赤子本不能言心誠求之自然中其所欲初非學養子而後嫁也

謂之所以猶云即是此事以之事君以之事長以之使衆豈待學而後能哉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音奮事一人定國機者如弩之機也僨覆敗也

此節又言善惡皆足以使人化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不幸為人上者為貪刻為暴戾則從風而靡必有甚焉者矣仁讓說一家貪戾却只說一

人仁讓之化止於仁讓貪戾之禍遂至作亂可不謹歟可不懼歟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愈見其機之不可輕發處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喻開曉之也

此節又言為人上者君無其實亦難強人之從也堯舜

實有此仁故民亦從而仁桀紂實有此暴故民亦從而
暴令民者在此而其所好者在彼如之何其可從哉傳
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又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
子未出於正皆此之謂也是故已有其善而後可求人
之善已無其惡而後可非人之惡所藏乎身不恕而欲
以空言啜啜於人不可得矣恕字是一章之綱領已行
得人亦行得家行得國亦行得此所以成教所以興所
以從若只是自家偏私之說如何能喻

詩云桃之夭夭平聲其葉蓁蓁音臻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詩周南桃夭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之子猶言是子歸嫁也宜者相宜之宜又詩小雅蓼蕭篇又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此下引用三詩總結上文之意詞旨條達一唱三歎讀之令人感動宜者義所當然人心自然之則也宜於家宜於兄弟所以可行若不宜則閨門之内齟齬萬狀如

之何而教國人哉我之儀表不差四國所以可正經文直書其下曰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於本分上有纖毫欠闕便不足法舜為法於天下只是察於人倫世衰道微天屬為仇有若周人化商之書可為太息者多矣聖賢於此所以深致意歟兩言治國在齊其家尤更懇切

右第五章論治國在齊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丈切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與背同是以君子有絜胡結切矩之道也所惡去聲下同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去聲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老老者老吾老也長長者長吾長也幼而無父曰孤絜度也矩所以為方者

上章言孝弟慈此章言老老長長恤孤三者風化之首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莫大乎是所以申言之上章言恕此章言絜矩亦一理也興孝興弟以致於不倍

豈強之使然哉先得我心之同然機應響答自有不言而化者此心此理焉可厚誣是以君子體此心推此理而有絜矩之道也執矩而度可使四下均平舉斯加彼所惡勿施此恕之事天下所以平也上下前後左右無一不然方盡得此道

詩云樂（音洛）只（音紙）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去聲下同）好之民之所惡（去聲下同）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讀為）

則為天下僇與戮同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詩作宜監于殷峻詩作駿命不易去聲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詩小雅南山有臺篇只語辭又詩小雅節南山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僇殺戮也又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合監視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

此節引用三詩反覆推廣上文之意言好惡順於民心是絜矩之道也則民視之如父母好惡偏於巳私非絜矩之道也則天下之所共僇又推言天命之難諶因民心而向背人君之於此道有以得衆則得國矣所謂民

之父母也至於失衆則失國矣所謂天下僇也前章六箇辟字言家之所以不齊於此直言辟則為天下僇自昔亡國敗家以至身之不可保者其禍皆本於此好惡之際安得不謹其所發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

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爭民者爭鬭其民施奪者施之以奪攘之道也悖逆也

此節因上文得衆失衆又推原絜矩之道莫善於有德莫不善於聚財也德者人心所同有即其好惡之不可違者志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是故君子必先謹乎德纔有德便有人所以得衆也纔有人便有土所以得國也有財有用特餘事耳德為本財為末外其所本内其所末是鬬天下之民而施之以奪攘之道也故

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財者民生之所賴人君欲專有之幾何其不畔且離哉況務為聚財未免悖入以是得之必以是失之故又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龍斷之夫推筋剥骨以自豐殖謂可安坐而有也然喪敗之禍曾不旋踵向之出乎爾者今而後皆得反之內財外德其獘如此絜矩之道所以不可不行也上節曰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節又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吁可畏哉命即天命道即絜矩之道有德則善聚財則不善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古賀切書作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

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讀為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鄭氏作慢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去聲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古灾字下同必逮夫音扶身楚書楚語也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親有仁德而相親者事見檀弓秦誓周書斷斷者專確之辭休休廣大樂易也如有容者汪汪停涵若有所容然而無涯涘之可測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迸猶逐也拂逆也

此節因上文善不善而推明絜矩之道好惡之公又在

於用人也惟善以為寶是寶善人仁親以為寶是寶仁親之人秦誓所謂休休有容者好得其所好也故曰利娼疾不能容者惡非其所惡也故曰殆仁人之心好惡出於至公是以放流而屏絕之直至不與同中國舜之於四凶是也若夫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不能退退又不能遠豈人之好惡也哉斷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與前民之父母正相反所以總結上文之意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君子者成德之名驕自矜也泰自滿也無遊民則生者衆而坐食者自然寡矣不奪農時則爲者疾量入爲出則用者舒恒常也

此節又言德財固有本末然莫不皆有大道也或曰財亦可言大道乎曰起居飲食日用應酬萬變萬務孰非大道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但是者是道非者非道耳若止談玄說妙虛無爲宗則三綱可淪九

法可數而周公經國一書所以均節財用者皆無道之具文矣而可乎將君子與生財對說皆曰有大道發明最為深切夫道一而已矣若分别作兩項便差君子有大道非外襲而取之我固有也但忠信不虛偽自然無慝故大戴記忠信大道驕泰即意動氣盈失其本心矣君子之所以先謹乎德者此其用力之地也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常足古人生財初無他術所謂大道如斯而已後世生之者寡而食之者

衆為之者舒而用之者疾方病其不足也而憂憂然思所以聚之百方而誅求之民如之何其不困國如之何其不匱也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發猶起也

上節既言生財有大道此節又就財上拈出仁不仁之兩端以發明之仁者以財發身非求發其身也財散而

身自尊也不仁者以身發財非不愛其身也知有財而不知有身也自古人君所以事不克終而府庫非其有者只為人心乖亂不知有義耳上既好仁則下自然好義下好義則事可久成富可長守是仁人不有其財乃所以能有其財也豈逆衆斂怨戞戞自計者所可知哉此正仁者以財發身之事

孟獻子曰畜（許六切下同）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丁丈切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去聲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自由也彼指小人也善之謂長於其事善者謂善人也

此則言不仁者以身發財之事也不仁者以身殉財而不顧豈可用乎國有盜臣不祥莫甚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所以極言其不可用也何也盜臣止於

盜國而聚斂則禍及民矣獻子斯言蓋謂國不當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抵有國有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始彼為善之於其事是以世主甘心焉心計之巧算析秋毫善之之謂也不幸而使小人專國家之權元氣既傷本根既撥則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不能如之何矣此正以身發財之效也於是復申言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丁寧懇切為人上者宜動心焉

右第六章論平天下在治其國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二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邵敬修